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三九〇回 朱光祖問路斬更夫 郝天龍巡夜回本寨

卻說朱光祖笑道：「老賢姪！這竇耳墩所恃的就那雙鉤厲害，若說破他的雙鉤，可是沒有法破，唯有將他雙鉤先盜回來，然後再與他交戰。哪怕他有三頭六臂，也不足慮了。咱的主意，就是要去盜他的雙鉤。」黃天霸聞言大喜道：「能得你老如此出力，小姪就感激不盡了。但不知何時去呢？」朱光祖道：「說去就去，還有什麼延挨？唯慮他陳備甚嚴，一次恐不能到手。且到了那裡，再作計議便了。」天霸又給他謝了一回，然後大家擺出酒飯。用畢，朱光祖就養了一回神，約至初更時分，他便裝束停當，帶了單刀，又將雞鳴斷魂香藏在身旁，並帶了火種，使出賽時遷的手段，即刻出了店門，直望連環套而去。

原來朱光祖有兩個綽號，一喚草上飛，一喚賽時遷，只因他飛簷走壁功夫，要算第一。不論到什麼地方，皆是毫無聲息，真是身輕似葉，步快如風，展出那偷盜的本領出來，不亞當年時遷盜甲。所以他的綽號，名叫草上飛，又叫賽時遷。朱光祖一路走來，不一會已至連環套山下，當即放出飛簷走壁的武藝，由山腳下躡到半山，早到第一座關隘。此關原來郝天豹所守，名為飛豹關。朱光祖到來關下，一縱身飛過寨柵，見裡面尚有人聲，他知道是守關嘍兵尚未睡覺，暗想道：「這裡面的道路，連環曲折，甚是難認，我又不識路徑，怎麼認得進去？不若如此如此。」在山路上拾了一塊石子，拿在手中，四面一看，只見東面有一間小小更樓，便將手中石子取出來，向那更房門上打去。只聽拍的一聲，早驚動裡面巡更嘍兵，疑惑是巡夜頭目出來巡查，趕著拿了更鑼，開門出來。朱光祖此時卻早隱在黑處，等那巡更的嘍兵敲著更鑼，走到僻靜地方，朱光祖搶上一步，拔出單刀，先將刀背向那巡更嘍兵，背後一刀背。只聽得巡更嘍兵「哎呀」一聲，還未喊出來，朱光祖已跳到面前，亮出刀去，口中喝道：「你喊，咱就是一刀。」那巡更嘍兵一見，實在吃驚不小，趕著跪下，哀求：「老爺饒命！小人再不敢嚷。」朱光祖道：「咱且問你，此去大寨，還有多少路程？究竟是什麼走法？你如說得一字不差，咱就饒你狗命；倘若含糊，咱就是一刀，將你的首級割下。」那嘍兵道：「老爺開恩，小人情願直說。」朱光祖喝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那巡更嘍兵道：「此去路徑，曲折連環。老爺只認定西南轉彎，皆是生路。」

約有二里光景，便是第二座關。進了關，可不能向西南走了，可要倒回頭向東北，也約有二里路，便是第三座關。進了關，又要向西南走，還有一里多路，就到了第四座關。進了關，可又要向東北走，約有半里路的光景，那裡有一棵大松樹，既不能向東南，又不能向西北，可是要先向東南，後向西北，再走一里多路，便到了大寨了。」朱光祖聽得清楚，又細細記了一道。復又問道：「現在這時刻你還進去麼？」那更夫道：「小人們待到三更時分，便進去換班。現在已將三更了，小人要進大寨去換班了。」朱光祖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更夫道：「小人叫王八。」朱光祖聽他一番言語，將路徑切記清楚，便起手一刀，將王八殺死。就將他的燈籠向他身上一照，只見王八腰間，掛著一面腰牌，上寫「前哨更夫一名王八」。朱光祖一見大喜，當將王八牌兒取下來，又將王八身上衣服剝下。先將腰牌掛在身間，然後將王八衣服，也穿在身上。這才將王八的屍身，推在一旁。他便提著燈籠，提了更鑼，又將自己的單刀藏好，便一路敲著鑼，依著王八所指路徑，一直向西南走去。

約有二里的光景，果然到了第二座關。正要越關而進，早見關內已走出一人，手裡也提著更鑼、燈籠，由關內唱出，向朱光祖迎面走出來。到了朱光祖面前，只見那人問道：「來的可是王老八麼？」朱光祖也就含糊答應，走了過去。進得關來，仍照著王八的話，向東北走去。不一刻，已到了第三座關。朱光祖一看，見柵欄關閉。他便上前叫門道：「換班了！開關呀！」

裡面有人答應道：「不要叫，換班就換班，要這樣喊法做什麼呢？」朱光祖也道：「人家巡了半夜，你們好睡呀！還不換班，難道還要巡到天明嗎？」正說之間，關門已開。朱光祖不問原由，埋著頭直向裡走。那守關的嘍兵也不盤問，總以為是自家人——每夜皆是如此的。朱光祖過了第三關，仍然照著王八的話，直向前進。一會兒已到了第四座關，卻比前三關緊，每夜皆要盤查的。朱光祖才走到關前，當有人出來問道：「你是誰呀？」朱光祖見問，便答道：「咱是王八。」那人又問道：「你是哪一哨的？」朱光祖道：「是前哨的。」那人道：「你是前哨第幾隊？」朱光祖見他盤問他第幾隊，可是回答不出，只得含糊應答「是第三隊」。那守關的道：「你的腰牌拿來我看！」朱光祖就從腰間將腰牌取下，遞給他看。那人驗明無錯，復又換了一面腰牌，遞與朱光祖。朱光祖當將腰牌接過，仍然掛在腰間，也不與那人閒話，掉轉身軀，即向大寨而去。

不一刻已到大寨，一思想道：「我到是到了此地，卻不知那竇耳墩那老兒的臥房在哪裡？與其前去尋找，不如再停一刻，等個人出來，向他問一問房間。問明白了，好直截前去，豈不較為爽快？」主意打定，便在黑暗處，將身子隱藏好，躲在那裡。等了一刻，只見對面走來一個人，朱光祖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郝天龍。朱光祖趕著將身子縮過去，轉到那邊，探身來望，只見郝天龍走過，後面跟著三人，彷彿嘍兵模樣。又見末後一人，不跟著郝天龍一齊走出，偏向旁邊走過去了。朱光祖看了一會，見郝天龍已經走過，他偏去追那末後的一人。

轉了兩個彎子，居然被他趕上。此時來不及拔刀，走上前去，便在那人背後就這一腿。只聽得咕咚一聲，那人栽倒下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朱光祖已將單刀拔出，向那人面上一晃，口中說道：「咱老爺有話問你。你若不說真話，咱老爺就是一刀，送你的狗命。」那人被這一嚇，又是跌在地上，苦苦哀求道：「老爺，老爺，有話要問小人，便請說出。如果小人知道，斷不敢撒謊。」朱光祖說道：「咱且問你，你家寨主現在哪裡？你可速速說明，咱老爺饒你狗命。若有半字虛言，將你一刀砍為兩段。」那人道：「容小人奉稟：俺們寨主現在上房，大概已經睡覺。老爺問他有何話說？」朱光祖道：「咱找他有事，你休得多言。咱再問你這上房在哪裡？」那人道：「在這大寨後面第三進。咱家寨主所住的房間，是東首一個。西首房間，是咱家小寨主住的。這兩日小寨主不在寨內，出去做買賣去了。」朱光祖道：「你可知你家寨主的那一對虎頭鉤，他平時放在何處？」

那人道：「小人這個實在不知道，還求老爺恕罪。」朱光祖見他說不知道，也不追問，隨手一刀，結果了性命，直往上房而來。

欲知如何盜出雙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